



诗海泛舟

# 五月的风，年轻的光（外一首）

——致五四青年节

周丹

年轻的光不是慢慢亮起的  
是带着少年滚烫的目光  
和不灭的勇气  
撞碎沉沉的黑暗  
每一次敲打，黑夜便缩回一截

五月的风，把梧桐絮和未熄的火种  
塞进这一代人的窗缝  
我们像推着一面帆  
那条从赵家楼延伸出来的路  
铺过军阀的铁蹄、战争的焦土、建设  
的荒原  
现在铺到我们脚下

它不来自任何一株具体的植物  
从翻动书页的指尖出发

穿过北平的胡同、上海的弄堂、广州  
的骑楼  
把“新青年”三个字吹成旗帜

它自己划亮火柴，点燃自己  
把沉默留给该沉默的  
把声音留给该沸腾的  
那个在边疆描红界碑的士兵  
呵出的白气里全是青春  
那个摘下口罩的护士  
脸上压痕的纹路，与一百年前的学生  
惊人地相似

五月的风啊，你吹过一百零七年  
怎么还是那么烫？  
年轻的光，我们不借，不租，不赊——

哪怕只是一粒萤火  
也要在黑暗里写下：  
青春只有一个名字，叫中国

青春，永不褪色的呐喊

那一年，五月的风把北平的柳絮  
吹成传单，每一片都印着  
必须喷薄的语言  
而年轻的心从未如此清晰地看清自己

跪着的山河长不出庄稼——  
唯有站起来的，才是青春  
黎明从黑夜中走出

从红楼到红船，从红船到红旗下的誓言

每代人都要翻越属于自己的雪山  
觉醒不是一百年前的事  
我们接过未竟的追问  
你看，那些声音从未走远

青春不是未凋零的花瓣  
是礁石在海浪的抽打中学会坚硬  
它只是换了战场  
从燃烧自己到点燃别人  
从喊出一句口号，到活成一句口号

它呐喊，但不止于呐喊——  
它把喊出的每个字种进泥土  
看它长出稻穗，或铸成桥梁  
你，我，他就是那个清晨的一部分——  
是历史长河中永不靠岸的船

#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外一首）

郑显发

这一天，五月的风  
把旗帜吹成燎原的形状  
我们站在光的起点  
脚下的土地正微微发烫

那些未曾说出口的誓言  
在骨髓里拔节生长  
我们不是旁观者  
是赶路人

去荒原播种  
去沙漠引水  
去无人处架桥  
去黑暗中点灯

让我们  
以青春之名  
赴时代之约

把名字藏在沉默的砖瓦  
把理想写进平凡的晨昏  
让每一个今天  
都比昨天更接近黎明

远方正在赶来  
而我们就是远方

青春作伴，梦为帆

南湖的星火

点亮五月的花瓣  
铁锤与镰刀  
锻打黎明前最深的黑暗

雪山草地的脚印里  
长出春天的嫩芽  
天安门的礼炮  
惊醒了沉睡的黄河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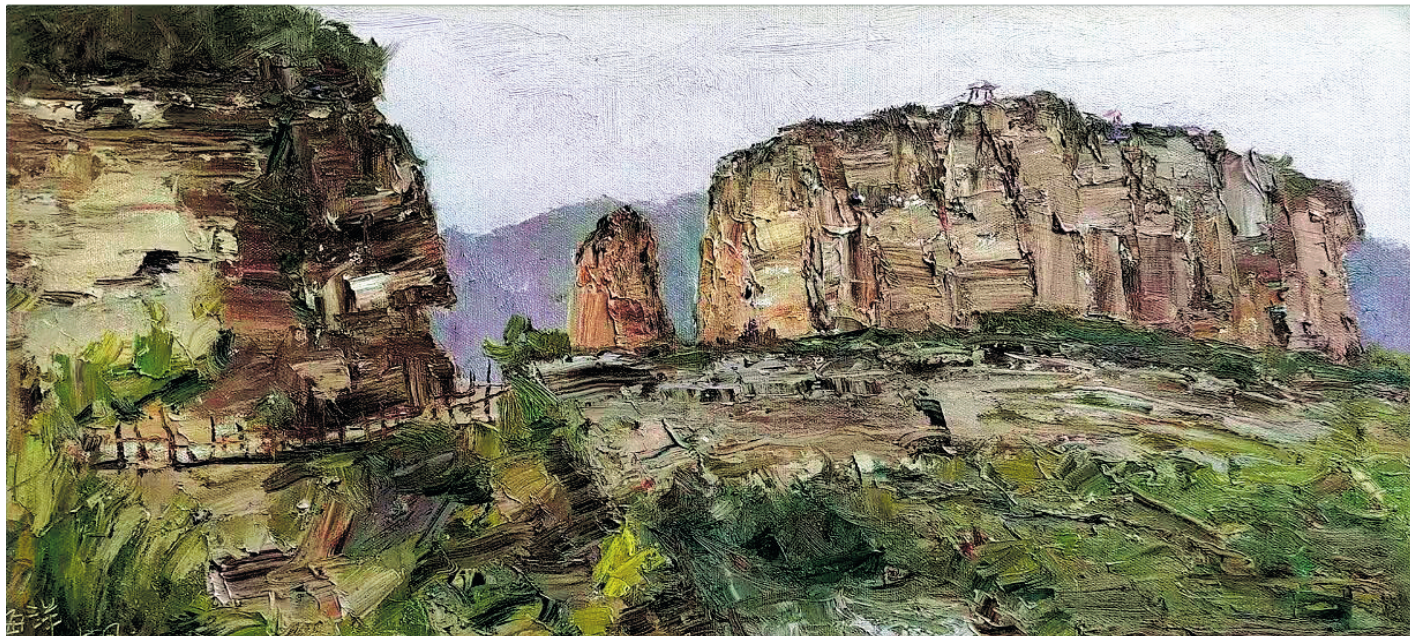
钢水流过钢钎  
浇铸成挺拔的脊梁  
西北的风沙  
在图纸上刻下坐标点

键盘敲击声中

神舟划破长空  
北斗的星光  
照亮扶贫路上的辙印

十四岁的誓言  
别在共青团的徽章  
十八岁的热血  
染红国旗的一角

五四的火焰  
在每代青年手中传递  
青春作伴  
梦为帆  
我们继续远航



会峰寨

高海洋作

# 一条路，四十年

陆宏

回家的路

征文选登

我的故乡，藏在梅山腹地那道最深的褶皱里。村子距离镇上二十余里。它就像一枚被遗忘的纽扣，缀在连绵群山的腰间。那二十余里，不是平坦的通途，是山路，是羊肠小道，是儿时记忆里需要用双脚丈量一天的漫长归途。

六岁那年，我跟父亲去镇上卖箩筐。天麻麻亮就出门，他挑着六十斤的竹器，我攥着他的衣角，在雾气弥漫的山林里钻行。露水打湿裤脚，荆棘划破小腿，翻过名为“鬼见愁”的垭口时，我累得瘫坐在地。父亲便把我架在肩头，对我说：“崽啊，路是人走出来的。”可那时的我真切地认为，走路就是磨破布鞋底、耗尽力气的苦役。太阳偏西，我们才晃到镇上，卖掉箩筐，换得几块钱，再摸黑往回走。那夜的月亮格外冷清，我趴在父亲背上睡着了，梦里全是家里那盏昏黄的煤油灯。

路，第一次被改写，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公社的高音喇叭喊着“要想富，先修路”，全村的壮劳力都被征调。我记得父亲每天收工后，还要去工地挖土、抬石头，母亲则带着我去送茶水。他们用血肉之躯，硬生生在峭

壁上抠出一条毛坯公路。没有挖掘机，只有钢铁、铁锤和无数红肿的肩膀。通车那天，一辆手扶拖拉机开进村，村里的社员们围着它像看西洋景。真正的蜕变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公路铺上了水泥沙石，像一条灰白色的带子，缠绕着青山，车子也渐渐多了起来。那时我在市里工作，每次回乡，站在村口的公路旁，随手一招，便有运货的卡车或跑运输的中巴停下。扔给司机两块钱，车厢里挤着乡亲们、活鸡和化肥袋，一路颠簸，十几分钟就能到镇上。车轮飞驰，窗外是倒退的竹林和梯田，风呼啸着灌进来，带着泥土的腥气和自由的味道。我总以为，这条路会永远平坦下去。

直到那个暴雨夜，我才懂得路的残酷。

那年冬天，我把年幼的儿子送回乡下，交给母亲照看。绿皮火车晚点，到站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寒风凛冽，从镇里火车站出来，我抱着熟睡的孩子站在镇街口，才发现这里没有旅店。车站工作人员说：“去乡里的班车早没了，你今晚得想办法。”

无奈，我踏上了那条熟悉的公路。夜色如墨，山路空旷。怀里是孩子均匀的呼吸，四周是死寂的黑暗。偶尔一声夜鸟凄凉的啼鸣，尖利如指甲刮过黑板，听得人浑身发寒，毛骨悚然。我走得心惊胆战，期盼着一束车灯刺破

黑暗，却始终等不来半点光亮。天公不作美，一声炸雷在头顶滚过，豆大的雨点猛砸下来。

我一时手足无措，突然想起小时候听人说过，这附近山崖下有个避雨的岩洞。借着闪电的瞬息光亮，我连滚带爬地冲了进去。洞里有些许阴凉，好在有不少干燥的树枝。我掏出打火机，颤抖地点燃篝火。火光跳动，映着我狼狈的脸，也映着怀中孩子安然的睡颜。我就这样守着火堆，听着洞外的风雨声，熬过了漫长的一夜。天蒙蒙亮时，雨停了，我背起孩子继续赶路。当我一身泥水、满脸烟灰地出现在父母家门口时，母亲一把抱住孩子，眼泪就掉下来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给我端来一碗热姜汤。

后来，我举家迁往深圳。那座城市霓虹闪烁，高速公路网密如蛛丝，回家的路反而变得遥不可及。最初几年，春节成了心头大患。火车票一票难求，不仅是经济账，更是体力仗。记得有一年腊月，我特意派了两名员工去火车站排队。他们在寒风里站了三天三夜，轮流啃面包、喝凉水，最后只带回两张得站二十多个小时的站票。听着年迈的父母在电话那头叹气，我握着电话久久无言。路，明明变宽了，却好像更远了。

转机悄然而至。高铁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劈开了时空的阻隔。武广高铁开通那年，我第一次体验了“朝发午

至”。早上在深圳吃早茶，中午就在镇上的表哥家喝米酒。网上购票系统上线后，躺在沙发上动动手指，车票就订好了。

去年春节，侄儿开着自家的小轿车回来过年。他从广东出发，全程高速，到了镇上给我打电话：“叔，我到镇口了，你来接我啊！”电话里是他爽朗的笑声。我站在老屋门前，望着那条曾经让我畏惧的山路，如今车辆往来如梭，不禁百感交集。

今年清明，我独自自驾车回乡祭祖。车子驶过当年那个让我躲雨的岩洞，它早已被草木掩映，几乎认不出来了。我停下车，走进洞里。洞内依旧阴冷，石壁上似乎还残留着当年火堆熏黑的痕迹。我坐在一块石头上，仿佛又看见那个年轻的父亲，抱着孩子在黑暗中瑟瑟发抖。而此刻，我的车停在阳光下，导航显示“已到达目的地”。

归途依旧是那条路，但它的意义早已不同。它不再仅仅是地理上的连接，更是一个民族跋涉的缩影。从肩挑背扛的羊肠道，到泥沙飞扬的机耕路；从雨夜惊魂的独自行路，到高铁飞驰的平安路——这四十年多的变迁，都刻在这条路的每一道辙痕里。

路通了，心就近了。如今，无论走多远，我知道，只要想回家，随时都能回去。那条蜿蜒在梅山腹地的路，终于不再是阻隔，而是温暖的纽带，一头连着游子梦想，一头系着故乡的炊烟。

悦读 延安

# 窑洞的“眼睛”

段帅

我是在一个微凉的清晨，站上这片山巅的。为了寻一份清静，我避开了那些声名显赫的旧址，只在这无名的高处随意行走。风是干爽的，带着黄土被雨露浸润后，又经日晒独有的朴拙气息。我的目光本漫无目的地扫过脚下这座正在苏醒的城市，看新旧交错的楼宇如何被初升的日光镀上金边，却不期然间，被对面一整面苍褐色的山崖攫住了。

那崖壁上，密布着孔洞。它们并非天然造就，而是人工开凿的窑洞。只是大多已没了门窗，一个个黝黑的洞口，就那么无遮无掩地敞着，像一群盲了却又努力睁着眼睛，静静望向对面的繁华，望向亘古的河流，也望向如我一般偶然驻足的来客。一种巨大、沉默的力量从崖壁弥漫开来，让我一时忘了呼吸。

我走下崖，向那片崖壁靠近。然而，与这片无名崖壁的相遇，只是一个引子。在延安，你的脚步最终无法不走向那些有名字的窑洞——它们散落在杨家岭、枣园、王家坪。那里的窑洞被精心保护，成了纪念馆。我选了一孔看似尚可进入的普通窑洞，矮身钻了进去。洞内空空荡荡，积着厚厚的尘土，角落里散落着些麦草与碎瓦。空气里浮动千百年不变的黄土芬芳，只是这芬芳里，掺入了太多被遗弃的荒凉。

我伸出手，轻轻抚过窑洞的内壁。这被一镐一锹刨挖、又被一代代人的体温与呼吸磨得光滑润泽的壁面，是这片土地最真实的皮肤。我的指尖触到的，不是冰冷的史料，而是一种犹存的体温。我仿佛能看见，在那些已然逝去的漫长夜晚，一盏油灯的光晕如何将祖孙的身影放大，投在穹顶之上。但旋即，这朴素的民间想象，便被另一幅更宏大的图景覆盖：在仅仅几公里外的另一孔著名窑洞里，也曾有一盏彻夜不息的油灯，它的光晕投射出一位伟人伏案疾书的身影，笔下流淌出《论持久战》的磅礴篇章，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深刻洞见。那灯光，曾照亮过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文稿。

我身处的这孔普通窑洞，曾是一个家庭全部的世界，关乎温饱与传承。而延安那些著名的窑洞，却是一个即将新生的国家的“母胎”与“摇篮”。它们格局虽小，却将人的起居、饮食、悲欢、生死，妥帖安放于大地的怀抱之中；它们更是革命的司令部、图书馆和宣言书的诞生地。那拱形的穹顶，不似哥特尖顶那般指向虚无的天国，而是以一种浑圆、谦卑的姿态，模拟着天穹，回归着母腹，给人以最原始也最坚实的安全感。在这里，人与土地的关系如此直接、亲密无间；正是先辈们，将这种扎根土地的朴素情感，升华为一种“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品格和“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他们从黄土中走来，深植于人民之中，正是从这土窑洞里走出，改写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走向。

然而，我的目光最终还是穿过窑洞的“眼睛”，投向了洞外。洞外，是宝塔山下的延河，以及河对岸拔地而起的新城。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目的光，高架桥上车流如织，汇成一条条声与光的河流。洞内的幽暗、静谧与古朴，和洞外的明亮、喧嚣与现代，仅一线之隔，却仿佛隔开了整整一个时代。这孔窑洞，像一位退隐山林的长者，沉默注视着曾经哺育过的子孙，如今换上另一副崭新甚至有些陌生的面貌，在时代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我不禁想，这位老者，会感到欣慰，还是落寞？但延安的窑洞，从来就不仅仅是寻常民居。在那段决定城市命运的宏大记忆里，它们是“革命的摇篮”。那一排排如今游人如织的窑洞，曾居住过一群书写历史的人。那时的窑洞，是年轻的、躁动的，充满理想与热望。它望向世界的目光，焦灼、批判，同时无比坚定。它望向风雨如晦的旧中国，期盼红日初升的新世界。那一孔孔窑洞，仿佛不是嵌在黄土里，而是漂浮在历史的激流之上，成为领航的舟楫。

于是，延安的窑洞，承载着两种相融共生的记忆：一重是民间的、朴素的，关乎生存与传承，这是陕北的共性；另一重则独属于延安，是历史的、激昂的，关乎理想与变革，二者共同构成了延安独一无二的底色。

如今，许多作为革命旧址的窑洞供游人参观。它们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里面的桌椅、床铺、地图，都按照当年的模样摆放。整洁的陈设还原了历史原貌，只是这种规整的陈列，难免抽离了那份鲜活的生活气息。

它们被“保护”起来，也被“定格”了，成了历史的标本。更多像我所处的这类普通民居窑洞，则如眼前所见，在时代大潮中自然老去、荒芜，重归于黄土。

这是无可奈何的必然。人不能永远住在窑洞里，城市也不能永远停留在过去。但我总觉得，那些新生的高楼、宽阔的马路，其灵魂的根脉，仍需要从这些即将被荒草淹没的“眼睛”里汲取养分。延安的新城，若失了这“窑洞精神”的底蕴，便与天下任何一座新城无异。

我重新回到最初的那片高原，暮色已然四合。新城华灯初上，化作一片璀璨的光之海洋；而那片崖壁上的窑洞，则彻底沉入无边的黑暗，只剩下一个个更为深邃的剪影。它们不再“观看”，自身已化为黑夜的一部分，化为大地本身。

我忽然明白了，这些窑洞，所“看”过的一切——黄土的厚重、民生的艰辛，以及那在延安被淬炼到极致的、理想的炽热——都已沉淀为这座城市无法磨灭的记忆基因。它们不是需要被原样封存的化石，而是需要被活化传承的精神地标。

未来的延安，或许不再需要那么多作为居所的窑洞，但它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窑洞所象征的那种精神——扎根人民的赤诚、内在的坚韧朴实、在艰难中开创局面的初心与智慧。我们正在学习如何与这些“眼睛”对话，让新的建筑能拥有窑洞般接地气的温度；让新的发展能葆有那份为民请命的初心。

你看，那些被精心修复的旧址，正向来往的人们无声讲述；那些重获新生的村落，在窑洞民居里延续着烟火人间。这是一种充满希望的传承——老人在修缮一新的窑洞里安度晚年，孩子在研学基地里触摸历史脉络，创业者的梦想在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窑洞便在新时代获得了新生。

窑洞作为居所的使命或许会老去，但它所凝视的精神，将在延安的血脉里永远年轻，永远醒着。

杨家岭



Yangjialing 邮 箱: yjlyfk@126.com